

另一位乳癌康復者的歷程及自助手冊：



《半邊女人——
乳癌病人的真實個案及自助手冊》
言小月 著
HK\$50

一個平凡女性，在短短幾年間先後經歷小產、患上子宮瘤、再患上乳癌，日子是怎樣過的？

消極、抱怨、抑鬱、封閉自己，甚至坐以待斃？

本書作者卻選擇積極面對，一方面接受放射治療，另一方面憑著寫作，為自己進行「藝術治療」！

雖然，她身體上所受的痛苦，不見得會因而減輕，但是，透過寫作卻可抒發積聚在心中快要滿溢的情感，是效果甚佳的「自」療！

《解放之路——癌症的藝術治療》記錄了作者在接受放療過程中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和所感所受。

本書共分為三個部分，分別是〈浮生雜記篇〉、〈詩歌篇〉和〈創作篇〉。

〈浮生雜記篇〉記述的生活雜文，全是作者的親身經歷，有苦有樂、有血有肉。

〈詩歌篇〉由四篇不同主題的新詩組成，是薄薄的詩歌篇，如泣如訴地讚嘆生命的成長、理想與無奈。

〈創作篇〉則是短篇小說，大部分是作者學生時代的回憶。

解放之路

癌症的藝術治療

試讀版

悟子著

經濟日報出版社

定價：港幣 \$50

ISBN : 978-962-678-475-4



9789626784754

et press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試讀版

解
放

路

之

路

癌症的藝術治療

悟子著

「我常常認為，
治癌效力最大的是病者的鬥志，

只要你肯鍥而不捨地鬥下去，
癌細胞終會扯白旗的。」

et press

作者簡介

悟子生於香港。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及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。曾在《明報》、《良友畫報》、《基督教週報》、《滄浪》及《香港文學》等發表文章。



《解放之路——癌症的藝術治療》評論

不少人都渴望知道多一點電影明星的生活花絮、政界紅人的秘聞軼事、城中首富的致富絕活，因此社會名人的自傳，向來都是暢銷書架上的常客。至於一個普通人的自傳，一般讀者大概沒有太大興趣翻閱，除非主人公有極不尋常的經歷。這本《解放之路——癌症的藝術治療》的作者，接二連三遭受病魔折磨，卻並沒有坐以待斃，反而把她曲折離奇的不幸遭遇，用文字記錄下來，一方面積極替自己進行治療，另一方面希望讀者能從她的書中得到益處。

本書由〈浮生雜記篇〉、〈詩歌篇〉和〈創作篇〉三個部分組成，其中最重要的要算〈浮生雜記篇〉。〈浮生雜記篇〉共有七篇文章，全部都是根據作者的親身經歷寫成，其中有些篇章甚至「以不經雕琢的日記形式寫出來」〈自序〉：正因為作者把她婚後幾年的痛苦與快樂，老老實實地陳述出來，沒有撈假、沒有誇飾，就像跟至親好友促膝談心一樣，所以這七篇文章的文筆雖然不十分講究，卻能引起讀者的同情，使讀者為她的苦難扼腕，為她的不幸嘆息。

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，畢業後幾年和大學同學結婚，丈夫對她關懷備至，兩口子婚後生活過得挺不錯。可是，一連串的不幸遭遇，在往後幾年，陸續降臨她的身上。

她結婚不到十個月就懷孕，本來這是個天大喜

訊，可是過了幾天，就因陰道流血不止而導致胎死腹中。正是禍不單行，醫生為她治療小產時，發現她的子宮生了兩個腫瘤。過了幾個月，作者「失而復得」，再次懷孕，最後總算順利誕下男嬰。

幾年後，在一次定期檢查中，醫生發現她的右乳房有硬塊，經過細針抽吸細胞檢查，證實是乳房導管癌，結果她接受了兩次手術，把乳癌和腋下淋巴腺通通割除。跟著下來，她還要接受總共 31 次、歷時數月的放射治療。在整個治療過程中，她的肉體和心靈上所受的痛苦，實不足為外人道。

除了乳癌和子宮腫瘤外，她還患有先天性地中海貧血、腎石、眼疾等。面對這重重磨難，大部分人都會放棄抵抗，默默接受命運的安排，可是本書作者卻努力跟病魔搏鬥，盼望能夠至少多活十六年，好讓自

己親眼見到兒子大學畢業。

書名《解放之路》中的「放」，指「放射治療」。作者希望藉著撰寫這些傾吐衷曲的文章，把自己從放射治療的厄難中解放出來，正如她在〈浮生雜記篇〉結尾所說：「但我是自由的，身體和心靈也從療程中解放出來。」

〈浮生雜記篇〉是乳癌患者治病過程的自述，裡面少不免有一些令人灰心沮喪的場面，但由於作者的求生意志十分頑強，宗教信仰異常堅定，所以本書的基調是積極樂觀的。作者曾經信心十足地說：「我始終認為治癌效力最大的是病者的鬥志，只要你肯嶄而不捨地鬥下去，癌細胞終會扯白旗的。」〈浮生雜記篇〉

她希望利用這本書替自己進行所謂「藝術治療」，藉以減低乳癌復發的機會。傳統的治療方法或

多或少能夠減輕癌病患者肉體上的痛苦，卻往往沒有照顧到他們情緒上的困擾。「藝術治療」通過發揮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藝術創作潛能，紓緩癌病所帶來的恐懼、埋怨、抑鬱、絕望等負面情緒。這種輔助治療方法的效用顯著，故此香港癌症基金會近年積極開辦藝術治療課程。

作者患病後，經常到圖書館翻閱有關腫瘤的資料，所以本書對乳癌的成因、種類、分期、發病率、治療方法的敘述，不但內容詳盡，而且正確無誤。讀者如果想對乳癌有基本認識，本書的〈浮生雜記篇〉一定不會令你們失望。由於作者只接受過放射治療而沒有接受過「化學藥物治療」（簡稱「化療」），因此本書只敘述了放射治療的過程和它的副作用，並沒有詳細討論化療。讀者如果想瞭解乳癌化療過程和它

的種種副作用，可以參閱另一本乳癌病人的治病紀錄——言小月的《半邊女人——乳癌病人的真實個案及自助手冊》。此外，讀者可以從香港著名女作家西西運用文學手法寫成的《哀悼乳房》中，認識乳癌的「激素治療」。

《解放之路——癌症的藝術治療》下半部的〈詩歌篇〉，是由四篇新詩組成，其中〈吾兒〉一篇，哀悼只有短短七個星期生命的胎兒，內容真摯感人。

本書最後一個部分是〈創作篇〉，共收錄了七篇小說，大多是作者學生時期的作品。它們有一個共通之處，就是故事的悲劇成分頗重，例如：夫妻因為移民而分處香港和加拿大兩地，幾年後，丈夫移情別戀（重聚）；一對熱戀的異國情人，最後發現他們竟然是同父異母兄妹，惟有無奈地分手（花火）；違抗

父命隻身到外國唸書的女兒，學成回家後發覺父親屍骨已寒，頓時感到空虛失落（八年後的秋天）；一個身高不到四尺，手腳萎縮，苟延殘喘的駝背女子，沒有膽量和神交一年的異性筆友會面，終於選擇在約會當天結束自己的生命（筆友）；一個高才生因為承受不住考試壓力，會考期間突然精神崩潰，不停在試卷上重複寫自己的名字，結果一敗塗地（會考）；留學日本的女主角，為了想和身處北京的丈夫一起移居美國，懇請美籍女同學和自己的丈夫假結婚，可是就在女同學答允她的請求那天，她卻接到消息，知道丈夫在天安門學運事件中忽然人間蒸發……（札幌夢）。這些小說的內容，對不少香港讀者來說，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因此他們閱讀起來分外感到親切。

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鄭昭祺

自序

一直以來對寫作都有濃厚的興趣，可是從未能寫出什麼好文章來。課餘工餘寫寫，為的不過是一抒胸臆，所以都是一些小情小趣之作，難登大雅之堂。儘管明知如是，還是喜歡寫，偶爾也投稿於一些報章雜誌。不知怎的每次文章獲得刊登，皆感到雀躍萬分，能夠取得共鳴所帶來的喜悅和滿足，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。還記得大一國文老師小思曾鼓勵說，不一定要寫些驚世的大作品，只要能從個人的經驗出發，描寫週遭人物的喜怒哀樂，抒發自己的情感及見解，也不

失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。

自少都希望自己是一個男人，覺得男人較為強壯、較為有能力。除了容易掉眼淚外，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像個女人。患上乳癌之後，更加切膚地感受到女人彷彿一生中都被許許多多的婦科病苦所困擾：雖然乳房是屬於外科，但患乳癌的男女比例是蚊與牛之比。真不知是否因為女人引誘阿當偷吃了禁果，一生都該要受咒詛？

我並非婦解份子，對政治也沒有興趣，這書名為《解放之路——癌症的藝術治療》是要記念放療歷程中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和所感所受。所解的是放射治療的「放」，一言以蔽之，是藉文章與一眾讀者放開胸懷，傾心吐意地分享自己的一些經歷、一些體會。

藝術治療一直被視為是癌症輔助治療的一種，但

這書並非要指導患者如何進行藝術治療，或者研究這療法的成效，卻是用它進行自身的療程，藉以減低癌症復發的機會，也期望讀者能得到益處。此書獻給的不單是癌症患者或女性，同樣也是關心女性、有女人心的您。

作為一個業餘的寫作人，藉寫作抒發了積聚在心中快要滿溢的情感，覺得非常暢快。二零零四年我經歷了乳癌的侵襲，學會了生命的可貴，決定將我早期和近期的一些作品輯錄成書。一個平凡人忽然小產、忽然患上子宮瘤、忽然患上癌症，會是怎樣渡過的。

本書共分為三個部分，分別是〈浮生雜記篇〉、〈詩歌篇〉和〈創作篇〉。書的前半部份的生活雜文，全是親身的經歷，有苦有樂、有血有肉，當時的感受，激發我自然而然地將它寫下，有好幾篇甚至是

以不經雕琢的日記形式寫出來的。

生活並不是全是困苦，所以我先以歡愉的〈欠情-婚禮篇〉來打開這個部分；令人傷感的〈懷孕十天〉和〈洗手間的故事〉之後；〈失而復得〉帶出幾經困難終於把兒子生下來的快慰；短短的小品〈生活是這樣……〉是我兒孝順的逸事，算作個小休；才帶出近期病中掙扎的經過。

在痛苦的當兒，它不啻成了心靈上的丹藥。期望它也能安慰一下同在病中掙扎求存的心靈。由四篇不同主題的新詩組成的，是薄薄的詩歌篇，如泣如訴地讚嘆生命的成長、理想與無奈。在詩歌部份的間隔下，後半部全是創作小說，大部分是學生時代的作品，當然不是真實的經歷。

一個平凡人經歷結婚、產子、患病和衰老；所謂生

老病死，人皆有之，您不難從中取得一些感同身受的覺醒。偶爾寫下了這一些文章，反映香港人生活的一鱗半爪，固然沒有太大的價值，但確是一個又一個自身或耳聞目睹的活生生經歷。今次有幸能將這些文章選取來出版，實在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經歷。從整理這些文章到出版，我彷彿重溫了這許多年來成長的心路歷程，願它也能給成長中的您一些啟發、一點共鳴。

本書可以出版，由衷地感謝身邊的兩個永遠守護著我的人，一個是母親，另一個是丈夫，沒有他們的幫助和鼓勵，斷不能順利完成放射治療，今天還能活生生地寫作。此外，鄧昭祺博士的序言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雖然經再三校對，畢竟作者學養和經驗有限，錯漏之處在所難免，尚祈廣大讀者不吝指教。

浮 生 雜 記 篇





「乳」後鳳凰



事情有時就是發展得很快，快得連當事人的自己也不能相信，難道這就是人生嗎？原是很幸福的家庭，很繁忙的生活，很健康的身體；一次的婦科檢查，把一切都改變了。是好，是壞；是因果，是宿命：我全然不知道。

一次定期的婦科檢查，婦科醫生發現我的右乳房上側有個硬塊，於是一連串的檢查，就忽然跟我扯上關係。先是 X 光造影和超聲波掃描，皆發現有陰影

和惡性跡象，於是是要進行細針活組織抽驗，進一步證明是導管癌¹。我哭因為實在事出突然，教人很難接受，連續幾天就在憂慮和眼淚中渡過。

乳房組織好像一株桔樹，乳腺組織構成的囊狀小葉，叫作乳腺小葉，像一簇簇曾經盛開的鮮花，修成正果，結成的果實，腺細胞就像一片片襯托牡丹花的綠葉，像農曆年特意選購的連著兩片小葉的四季桔，煞是珍貴，是產生乳汁的場所。乳汁由一個個黃金小桔似的腺組織聚集到一束束樹枝似的導管，再從導管由上而下聚集到樹幹似的輸乳管，經乳頭將甜如花蜜的乳汁運到嬰兒口中。

想起兒子出世後，我用母乳哺育他的情景，還感到有些兒溫馨。乳房有助母親完成哺乳的神聖任務，為何還要受乳癌的詛咒？雖然用母乳哺育幼兒

的婦女，患乳癌的比率較低；但仍有不少婦女難逃這災劫，我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每個乳房有近二十個小葉和相應數目的導管，從乳頭中心呈放射狀排列。這些小葉和導管就是癌灶的溫床。即所謂小葉片狀癌（Lobular Carcinoma）和導管癌（Ductal Carcinoma），根據乳房的癌細胞發源地不同而命名，我患的正是導管癌，想到剛生了孩子時，由於是剖腹生子不能立時下床哺乳，乳汁困在乳房內而導致發燒，莫非就是伏下今時今日導管癌的禍根？

* * *

天能從人願嗎？兒子突然興高采烈地告訴我，地鐵將興建支線經過何文田，我將來上班就可以直接乘地鐵而不用再轉乘其他的交通工具。這是我兒子一直的希望，打從三、四歲他懂得畫畫時起，就喜歡畫地

鐵路線，因為知道我在何文田工作，便經常把何文田加在地鐵路線上。我想我的病大概也能天從人願，不致太嚴重吧。

可惜事與願違，經過與外科醫生商討，雖然我的乳癌也算是早發現，但畢竟體積並不太小，估計介乎一、二期之間，就算作部分割除，腋下淋巴也得同時割除，一般需割掉兩層次的淋巴核，這樣一來，我就像被定了刑期的罪犯，雖不算甘心，也就無可奈何地接受現實的判刑，原來柔軟潤白，流奶和蜜的乳房倏地變成與癌魔搏鬥的戰場，而且為求最後勝利，不得不身先士卒，為求顧存大局，不得不作壯士斷臂的犧牲。

* * *

既然大局已定，為免夜長夢多，我就在進行婦科



檢查的一星期後，進行腫瘤割除手術。醫院是我所熟悉的，這是我在這裡作的第三次全身麻醉的手術，望見頭頂的大光燈，聽著醫生吩咐護士要首先將割下來的腫瘤，先去照X光，保證已割齊了乳房造影X光片下的鈣化點，才送去作冷凍切片化驗。這時我左乳乳腺增生的部位不住地疼痛，但我沒有作聲，免得令原來已非常忙碌的醫護人員增添麻煩，反正我也快要入睡，就讓左乳用切膚之痛來哀悼右乳的傷亡，期望快些擺脫腫瘤，好好地活下去。

手術間的冷凍切片化驗顯示，我是患了導管原位癌²，腋下淋巴得以保存，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，我在矇矓中聽到這消息，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，雖然胸口發悶，麻醉劑仍使我昏昏欲睡，但體內有股正面的動力，叫我要堅忍小痛苦，快些康復過來。

＊ ＊ ＊

我似乎高興得快了些，丈夫不斷提醒我詳細的化驗報告還未出台，他唯恐我希望愈大、失望愈大，我倒安慰他不會有什麼大不了。誰曉得捱過五天掛著引流血袋的不便，快要出院前收到晴天霹靂的化驗報告，當主診醫生告訴我們，在顯微鏡分析下有 2 毫米的癌細胞具浸潤性。我見不到自己的即時反應，只見丈夫的咀唇變成瘀黑，倏地好像有一盤冰水從上而下向我的頭倒下來，頓覺手腳冰冷。這報告動搖了我以為已克服此症的信心，也再考驗我接受另一次手術的能耐。我此人就是缺乏耐性，怕長期作戰，也怕做徒勞無功的事；這次的病不但攻擊我的健康，也正攻擊我的性格弱點。我望著小桌上的晚餐，一點胃口都沒有。

＊ ＊ ＊

我仍然先出院回家，搜集多一些資料，聆聽多一些意見，再去決定往後的治療方案。回到家裡，一切感覺都好得多，飯是特別香甜，床是特別柔軟，半夜無夢，不知是手放的位置不好，還是什麼原因，晚上被傷口的痛楚喚醒了幾趟，幾覺醒來，在半醒之間想到最近發生的一切如果全是做夢會有多好呢！

在家中跟兒子在一起，心就暢快起來。在孩子眼中一切都是生趣，沒有太多的憂愁。我們發覺窗外有塊白膠袋在飛舞，高高低低，在蔚藍的天空中隨風搖曳，非常暢快。我們忽然很羨慕這塊白膠袋，像它般隨風飄揚，自由自在，無須背負疾病的包袱，該有多好。

一夜之間我輸了健康，甚至可以說離死亡不太遠，卻贏盡丈夫對我萬二分之愛。這段時間深深地體

會到，生命不單是我自己的，為著身邊愛我關心我的至親和友人，我一定要努力活著，並且要活得更好，真正能做個旺夫益子的女人。

聖經中的箴言 17:22 記著：「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。」其實患上乳癌，或多或少跟我那內向、多愁善感和追求完美的性格有關，加上缺乏運動和不懂舒緩壓力，癌細胞就乘虛而入，大舉滋生。但在這人生低谷中，要樂起來真的不容易。

* * *

為了未來長期抗爭作好準備，必須先省下一些醫療費用，於是到伊利沙伯醫院的腫瘤科登記，意外地獲得一些支援的資料，並參加了一個有關放射治療的講座，對於這個即將要接受的治療又多了一點認識，誰說香港的公共醫療不好，起碼在這財政緊絀的情況

創 作 篇

重聚

久違了的同學重聚，實在是乍喜乍悲。因為韓晴已經有六年不在香港，昔日的好友除了六年前送別會見過面以外，已然沒有聯絡，誰知這剛回港，就碰著畢業同學十週年聚餐，就碰著被老朋友鄭家賢、鄭宜、陸悅英和張桂雲等盛意拳拳地幾番邀請，推也推不去了。就像十年前她們嚷著要玩橋牌，只要缺了其中一人，韓晴就遭殃，三人既勸且求，總之軟硬兼施，



非逼到韓晴點頭答應一起玩勢不罷休，今次聚餐也不例外。可是這次參加之苦處，又有誰能領略呢？六

年前夫婦二人一起抱著只有週歲大的傑兒離港赴加，而兩個星期前，就只有韓晴獨自一人拖著傑兒從溫哥華回港來會阿俊。

聖誕將至，尖東一帶酒店外牆都掛上五彩繽紛的燈飾，有各色各樣的圖案，聖誕樹、聖誕老人、聖誕禮物、天使聯同許許多多的祝賀句語。儘管對著這耀目光輝的燈飾，韓晴似乎視若無睹，心裡只想著如何應付同學的種種詢問。

老實回答還是編個故事來應酬一下好呢？老實回答，恐怕招來不必要的的是是非非；不老實回答，又似乎愧對那些推心至腹的好朋友，心裡正躊躇，冷不防張桂雲從背後把她一拍，差點沒叫了出來。

在韓晴的四個紅顏知己中，她跟桂雲最不熟稔，記憶中桂雲永遠是最幸福的女人，畢業後不久就結了

婚，沒有做過幾天工作就生了一子一女，丈夫的事業如日中天，是典型的少奶奶。可是今天所見的她卻有點不同，沒有了往昔那份稚氣，添加了幾分滄桑，不過仍是那麼美。

「嘿，你好嗎？老朋友。」張桂雲泛著她的眼睛。

「你好，想不到回港第一個碰見的同學是你。」
韓晴有一些無奈。

「碰見我不好嗎？」
「當然好，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面了。近況如何？」

「不過不失。你呢？」
「也差不多啦。你也是去麗思酒店吧？真好，我正弄不清方向。」

「今晚我沒空，要照顧女兒明早的考試，不替她溫習不行。」

「那真可惜，少了你這重要人物。」「不要緊，還有悅英、家賢等。」

「我怕宜宜又要逼我去玩橋牌。」「鄭宜才不會。聽說她會帶男朋友小楊一起赴會。」一面輕蔑的神情。

「又是小楊，真巧！兩個金蘭姊妹竟連男友的名字也一樣。」

「家賢可慘呢！眼看自己的前度男友拖著自己的死檔！」

「鄭宜竟搶走家賢的至愛？」韓晴真有點不能相信。心想這個究竟是什麼世界，自己最好的朋友竟搶走自己的情人。